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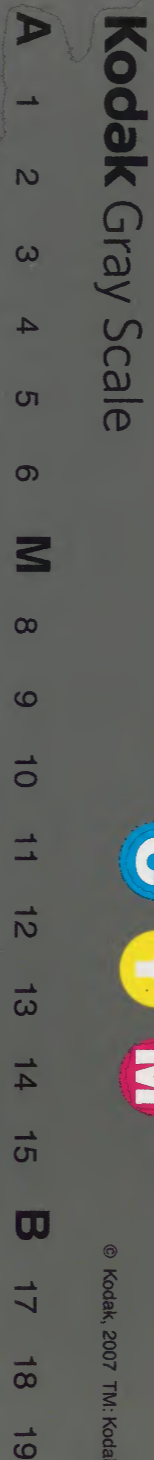
# 扶桑通史

廿二

		和書門	
二	二	九	九
三	八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和書類	
九	二	七	九
函	九	九	九
七	三	五	五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7995
冊數	23( 22)
函號	150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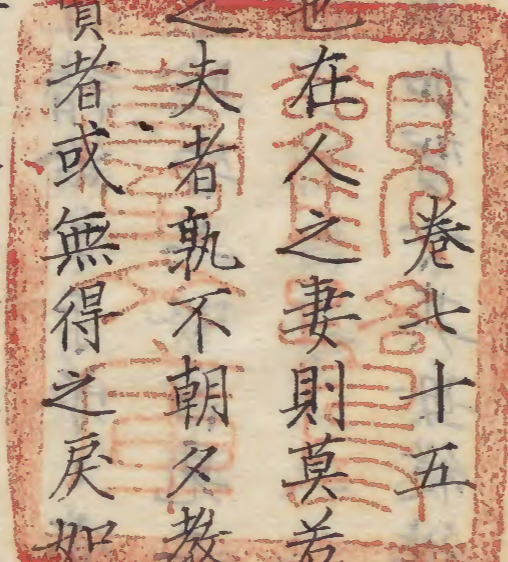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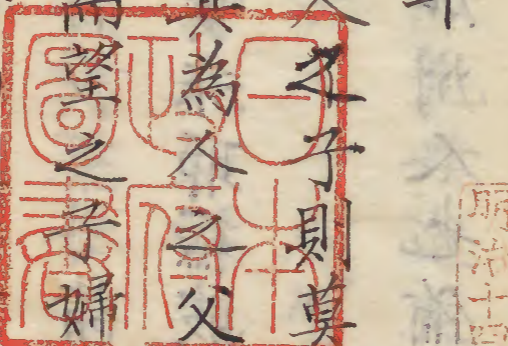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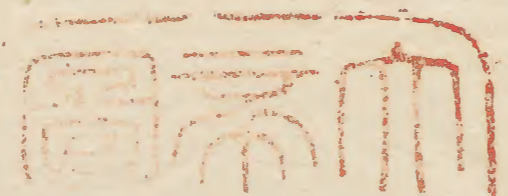


孝貞傳第五十

明治十四年購求

卷七十五

行之美者在人之子則莫若孝也在人之妻則莫若  
 貞與烈也彼其為人之父為人  
 之夫者孰不朝夕教誨臥起箴誡而望之  
 婦哉而賢者或無得之戾如  
 虎狼妄如聾瞽而遜悌孝順有稱于其家者尤可怪  
 也豈所謂天命之謂性者耶非耶德祖之行之篤以  
 淺妃之故太宗幾不免見廢矣其終請贈外家者抑  
 何其至也而駿侯以怨望死天壽主有放恣之聲而  
 天崇主其妹也拒命于嫂叔之義也嶋勝猛筒井氏  
 之亡命而為三成之腹心豈有教之云再乎其二子





以孝著甲君之暴也子弟女子有高世之行何哉  
嶋勝義父曰勝猛為石田三成將慶長五年興兵至  
関原戰敗死勝義兄曰新吉從父死勝義負母從少  
弟亡變姓名如駿府居十年資糧盡竭兄弟相謂曰  
無奉母之物何如會懸金于市購求耶蘓將盡誅之  
令弟變告已得金養母弟驚曰如何告兄我為兄死  
耳兄願告我勝義不可詣吏自首請給金于弟亦  
詣吏言勝義實非耶蘓駿府令考驗告上召見二  
人食邑

沢橋兵大夫加州人也備前侯娶加賀女其母從往

遂為世子八郎乳母迨從備前侯父子于八丈令奴  
婢勿得從歸夫人于加賀乳母詣吏將自殺吏止之  
言上遣之是時兵幼留夫人所元和中上如京師兵  
亡命為僧遮駕請從母于八丈上憫為令召母書  
拒之責以忠孝之義上使吏語兵八丈竟不可得往  
更何欲為兵曰願令加賀与之衣糧臣母亦悅上乃  
許之令兵復仕加賀  
肥前守大嶋義也事母孝母所言必曰諾弟因惜曰  
有若不可為則失言夫子何不面計可否義也曰否  
事親者以順為本當其受命成之与否豈可豫較君



子以義也為色養之孝宝永中官至畱守  
富士郡今泉富人中村五郎右衛門親老而菴所求  
無不供嘗苦暑欲雨五郎乃同奴婢自屋上灌水父  
母先目盲以為天雨迨五郎將出使婢告之曰雨雖  
止塗泥何不着履五郎乃着履成聲而行父母死執  
喪其室出入必告如父母在時里中貧者假貸因与  
之聞人之急親往問栴金席而去其人追還之五郎  
謝無有如此不一天和二年三月上遣使者四方還  
具狀以聞命蠲復其家世、無所預五郎死子孫產  
業不能如故而孝義不衰

長崎賣菜者名甚太有父老失明甚太早起炊熟至  
寢所曰某有飯某有羹某有羹菜出鬻更有所須倚戶仍  
呼有告之者雖遠必歸供之復出莫洗溷廁而後理  
明晨可鬻者長崎令河野通定知之偶有父子訴者  
召甚太与之金具稱所聞其孝語訴者曰不知父子  
禽獸是已上之置吏者使治民也其豈預禽獸之事  
便放遣之其人大悔嗟改行迨後有孝慈之名  
僧宗融不知何郡人居長崎高雲寺使人迎母、無  
魚不食使所善遇者買魚弟子諫曰夫人雖老不可  
居寺况羞魚乎宗融不可出視善魚買持歸母死後



不知所之  
長崎人千布仙右有姊母欲為嫁娶仙曰措其母而  
來安事人之母姊亦曰豈措已母而事人之母乎終  
至母没又有吉兵者縫席為食有一弟一妹父母為  
謀嫁娶妹曰有父母与二兄去之奚適二人亦恐娶  
婦不孝順固請不止因所親請止父母死事吉如事  
父母吉死事次兄如長兄長崎令佐父間信房賞其  
孝友厚賜之  
德宗為紀侯時紀有殺父之獄其子曰是我家之父  
何于國事而深究之紀侯聞之曰是我不德而殺之

不至也使吏教之三年其子愀然淚下請死迨入承  
大位有以孝義聞者或賜田宅或与錢穀旌其行也  
使学士記之顯示四方孝悌之行於是乎起矣盖善  
勸獎之其在諸侯備前洞津會津島原多孝子非是  
其地多孝子上之化下孝之化無行也  
川井正直洛賈人也少時父母憂其好飲酒年五十  
始志于学受小学于敬義夫子於是悔往日薄于親  
絕不復飲酒竭心力于事親父没為三年之喪父之  
喪未除喪母復三年後慚賈為農人或言其父之難  
事正直聞之泫然泣下父之曰我不幸遭鴟入入室



速驅出之其人不肯去懇求見教正直乃責曰子之  
至于斯者足也告于我者舌也舌与足皆親之遺體  
也以遺體毀本體天地之所不容當伏棄市之罪其  
人伏地泣曰小子不聽有德之言陷于大罪請從是  
改行乃謂其父曰古人有言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  
子一經冷嗣可為善之人也以不學至此願念之其  
人竟以孝行名于鄉里浞侯學于長澤序聞正直有  
高行求見薄浞侯為人不應侯後為鳥羽侯殺国除  
大炊頭松平好房鳥原侯世子也幼見削刃錐針于  
室堂中恐父母觸履歸之其所望花月必告得珍必

羞病則不離側先嘗先試不敢懈雖闇室及父母之  
事正坐拜跪如面命之者既長守儉素慎持養懼為  
父母之憂讀書見忠臣孝子之事未嘗不三復年二  
十一卒至死強病恐父母憂之也父忠房葬之不以  
浮屠之法以世子意在于此也

伊達治左事松江侯忠清以為奴婢不能適父母朝  
夕祖執事得一魚父曰為鱠母曰作羹治左如言周  
進出則負行如矜力者侯嘉之餉珍奇佐其養  
神田孝子五郎作幼其父有罪撫問見之不自勝請  
代坐知政事忠秋勅吏聽之答出血不變白薄其罪



出之  
備前柴木村甚介有兄母不欲与之居如甚介之家  
人問媪不衰曰雖公侯之養不我過也何為衰哉兄  
復曰田薄思欲更之甚介欣然許之所收倍于前風  
蝗不傷禾備前侯召親復田租熊沢良介至其家觀  
事母語人曰如堯舜之時  
三田村孝婦舅使之虐無日不楚撻然事之不忘曾  
怒其睡溺曰孝婦引罪自痛涕泣洗之舅大慚憲宗  
初使者至備中舅詣館告以狀  
紀伊完栗賤女也父廢不能起紀伊扶持不懈又躬

治產為衣食隣人曰子任辛苦適人得其力不勝終  
年拮据紀伊謝曰事夫復得事父如今日哉完栗侯  
聞而嘉之每歲與米養其父  
一志勢之南鄙也有孝子名奎平父年八十餘歲如  
山田載如祠官家食則餒父之餘賓客坐堂美食對  
之無愧色妻弟妹事之無不如意見其孝友多聘妹  
養弟者弟妹不可曰奈何以身之故違父之養哉侯  
聞之賜金五兩又河上邑同時上六孝子皆蒙獎賞  
廷玉頸城瞽者嘗夜雨風甚其母病欲魚之市買魚  
魚肆憫焉曰廷玉來苞而与之歸家見之無魚廷玉



意某處遺之行求便得後其母欲食鰵之市無鰵婦  
持庖刀而行汝海親採有章魚丈餘以印貼頸廷玉  
以庖刀斷其足又得大鰵出里人以為孝感之所致  
出錢貴買走告吏在內侯与之粟使養母  
細川忠興藝父為田邊侯夫人明智氏名玉日向守  
光秀女也光秀弒尾君台忠興曰此以我為塔  
乎立逐夫人出之秀吉誅光秀使忠興復夫人然夫  
人以是不悅秀吉之義秀吉設猿舞觀諸將妻子夫  
人稱病不出私傳冊曰我婦人也縱不能死仇恐見  
其面乎後忠興從伐會津石田三成作亂收諸侯妻

子夫人使人對使者曰婦人之義唯夫是聽妾不知  
忠興如何不敢出使者三反藝侯曰莫使人効此遣  
兵圍其家衆欲闔夫人止之曰我不知可否我死事  
已自陷吭而死  
橫城侯有馬豐氏夫人者神祖名松平康徳女嫁焉  
豐氏從伐會津夫人居阪家亟見三成作亂恐為擒  
避夫人曰日子之欲遣我非橫城則三田也非鳥  
魚遊而至也為追騎所獲二宗之辱莫大焉若台我  
者辭以無侯之言不可則死使人齎書遺豐氏勉以  
忠義之言豐氏得書進上不敢先祭迨後益封豐氏



世稱為賞夫人  
甲君初以油川氏所生女阿松許尾為世子婦未適  
謂尾好反覆絕之婚一年甲君卒嗣子無道因日蹙  
阿松次兄曰仁科信盛居高遠台阿松欲嫁之斷髮  
誓曰妾前受人之聘雖未醮恐背之執且妾之所以  
不死者為無祭者乎天正十年尾世子率兵屠高遠  
阿松以春日氏所生妹與兄弟之女三人奔武州匿  
安下山紛績為食北條氏將爭欲聘之阿松恚曰雖  
亡國之餘不復許此輩絕不之應聞其守節無侵之  
者參公遷江戶令吏致衣糧起第于平川居焉納其

妹生信吉二姪嫁內藤忠興宮原義父阿松之節天  
下無不聞元和二年卒太宗晚年置田奉其祭祀  
米戶有士曰皆川藤右生二女與一男子而死後  
為仇告事耶蘓繫三子于獄滅其家一婢抱女入獄  
語吏曰主母臨死執妾手曰此女汝子養之言猶在  
耳廢之不如死且也三子得妾活不得妾死願妾事  
三子于獄中不止三子得全妾亦不死居獄二十餘  
年未嘗失禮于孤子義公多其節出以嫁富人  
長寄民友田氏妻生一女嫁之夫無子有二姪育之  
不異所生迨長夫怒其飲酒擲蒲逐之泣止不可以



為夫家無種為買妾已別築室居焉一年生男妻曰  
妾少恐怠懈取育之已室迨有三子語夫曰我於世  
無願妾率三子事之如父母云又有貞婦夫亡命獨  
養舅姑田數畝瘠確在山谷之間作香足之食雖嚴  
不使舅姑炊洗食罷而後行其父來自天草欲婦之  
婦曰媿妻為養親也妾不能助夫為義又不能養其  
親孰与同居長崎令大岡清雄表聞賜米十石銀十  
錠

福岡貞婦遠賀木守民源六妻也元祿十六年夫死  
二子幼父母兄弟咸來欲招贅養幼兒保田宅不聽  
其父曰婦女子不能全田宅使二兒失所不知為耕  
種汝仍不聽翁之言婦乃泣從迨後夫將至縊死吏  
驗之無宅事侯賜米十俵賑其家令里中為耕其田  
以待二子長著婦貞節



貨殖傳第五十  
商通之有工規之也商通其物工致其力無貨利之  
用何行焉論者或空言非之欲復之上古之朴一切  
之議不可通治道者也夫已有貨多者為富少者為  
貧也殖之術有守之有法用之有量行之有方趨之  
有路去之有時竭心力智巧之所暨幾其從我所欲

貨殖傳第五十  
食之於民莫急乎此而無衣裳之防寒室之掩風雨  
人亦不為人也三者具而後可謂之完美而觀全之  
在乎耕之織之常之也既欲具之非鐵不耕非絲不  
麻不織非材不興此皆求之其鄉而不可得在乎有  
商通之有工規之也商通其物工致其力無貨利之  
用何行焉論者或空言非之欲復之上古之朴一切  
之議不可通治道者也夫已有貨多者為富少者為  
貧也殖之術有守之有法用之有量行之有方趨之  
有路去之有時竭心力智巧之所暨幾其從我所欲



為也形也無象大要歸乎善處人之所求耳是以有  
見求鄉者有見求里者有見求國者信以守之仁以  
散之義以取之禮以分之食重鼎身竒繪踞華麗重  
飾之堂榮其親屬贍其知友豈非賢者哉  
嵯峨角倉宗桂以財雄天下其家足利氏時以醫著  
天文中宗桂族子策茂二遊明治帝之疾策茂子曰  
光由字了以渡和計川如作州見以為百川可通慶  
長十年因近臣言通大井川京師上許石之大者以  
機驅之根着者鑄鏡椎長廣可三尺舂碎去之出水  
者燒而泐之廣而淺阨而濬之如瀑鑿而平之作之

數月成上竒之使通富士川天龍鴨河莫不如意溪  
谷之民以為非魚走水以是其家復富子女之孫女  
德并善治水產不及了以之時了以弟宗灼學藤肅  
精陰陽之說初以醫仕秀次後南蛮獻赤玉成枝榦  
者及石薄方尺群医無知者宗恂曰是珊瑚也是柏  
枝瑪瑙也細言蠻人種採之法一座大駭宗灼雖博  
物亦以生富家也著書有數種角倉氏始印字成書  
於是經史多出于世其存者今人謂之嵯峨本  
河村義通貧傭作江都粥衣被飲食之具為資將如  
京師至小田原有者老人与之語笑曰子之窮也宜



我求富莫若江都、天下之貨聚焉且視子之面  
非父貧者子勉之義通再拜曰謹承教歸至品川休  
楓樹之下思之無可復為者舟壞所載菜蔬瓜茄掩  
水而下拾得積隄上往粥之工官因供工官之役少  
有贏餘乃大言曰我有千金起室屋通衢明曆三年  
江都火所作便焚義通大窮視橐中僅有十餘金馳  
傳之木曾以鍊筋貫金与之主人之子一鄉傳大恭  
敬唯其言之從盡木曾買良材居三日求材者大至  
從義通買之義通此時空橐得數千万金又有巧思  
為人画策得其饋遺有所興作精思從事役省功倍

出以杖柱敞菲錄之絮牆土其愛棄物如之憲宗時  
命義通治澱水二旬而畢開新河防阪北之害上善  
之名新河為安治川世謂之廿日水積其土河口謂  
之瑞軒山瑞軒義通所居也子孫事工官列于士人  
然其家竟衰  
織田信長圍長島遣人來名假糧山田了純指困與  
之有十七万石了純無悅之色而軍不盡用後有來  
名者有事則就乞假以江都俗濶畧輕產慮視而移  
不適江都  
末次政直堀人也以曉外國之事預互市之議許以



私船之外國贏巨萬垞中豪爭効之無出其右者後  
為代官列于士人子茂房寬文中坐其家奴持國之  
圖籍兵器諸應禁之物賣与外夷藉沒其家珠玉珍  
寳其直當天下之半漢書之云而謂不盡以為官來  
紀文以粥材起榷榷豫章入文之家而後得行憲宗  
好興作大率咸用文之材作寬永寺至一日取司農  
金五十万然不為積貯用之如泥沙不恪其役使豪  
傑雖國君不如少忤之立使得死海運不利取之匪  
作納于修理取之修理納于匠作移徙若寄盖以此  
富亦以此衰老居深川東不免撻寒死文之子煥字

彦章以儒名京師晉書不食于其糗至命亦其也  
阪吳氏之先長良涉人者名义左極謹良不貪偶有  
遺金在舟义求其主不得日之卜者問之州名神必  
祭以不得還金為憂三年有告其主者义負金往与  
之其主長者也盡与之义、不受唯請祭神謝巫之  
用皆有記其主愛之使粥鬲炭不収其息义亦賤粥  
以故大售數年至巨萬傳子無孫養木津氏子号为  
义左又無子以岸曲富人唐金氏子為後為幼故曰  
木津氏之弟吉兵使視家事吉兵賂阪尹稻垣種信  
求代之有長老異已者求罪行逐長老詣江都愬之



削種信邑免其官屬吏受賂者盡誅之吉所屬事僧  
知若行貨有記見罪者甚多徙吉于三宅後赦還居  
大津猶以貨故也

元祿中有請為飛錢者其法受金于阪九十日致之  
江都如此月三所受金常在其家而大買錦綺綾繒  
賣諸江都以其直致官吏民無持金之遠者而飛錢  
家亨利尤多上將許之會其人死松阪人三井七郎  
家累巨萬其肆長八郎繼請之大得其移乃移居京  
師賣絲絹于江阪其利又倍飛錢粥之不豫價自三  
井始八郎子六人皆仰衣食于其肆至子孫推長者

兄事之尤有家法絕法有役居于諸侯者不削其籍  
而括其貨如三井皆苦之  
佐野飯野氏善耕可田四五万家僮四出為商不問  
其所賣買任其視時轉移寬永初造大船往買米加  
州吏問幾許荅曰唯所与之吏給六万石責其金其  
人便納如其價加侯曰此其富足敵一州有事當得  
其力減價与之從此阪界富人爭効之運奧羽加越  
之糧諸侯賴其利飯氏家僮不相識面佐野貪者常  
食其家云

神祖所愛狎茶屋後藤等出入言市井事使買物市



竟以納上衣服為業方德祖愛駿族世子觀其所賜  
歸求之春姬々泣不知所為後藤乃因姬進舞者  
之衣百稱又常供所求不求賞既世子立是為大宗  
命後藤專進尚署所供是以大富亦善兼并之術貸  
錢賭其宅少其息緩其期不之責久之不能舉契而  
納其宅

鴻池山中氏其先雲州人山中幸盛後也以釀酒雄  
天下兄弟十三人分貨異居一家有急其餘歛錢助  
之勿損其家世々守其約不改自阪以西諸侯多皆  
仰給山中氏將舉事必先与之謀權侔封君有若貞

其貨者阪以西豪為之不出貸是以息錢日孳鴻池  
之分三井之合於其貨世謂同其術也

德宗時上総高間氏那須渡辺氏以質糶致富橫于  
海道高間黠躑著下戶不能食大諺暴其家所有書  
記咸燒之然其產不以是衰後二人貸金姬路侯不  
見還家產凋耗無知之者然姬路侯不以是富益貧  
借貸破產者相繼殊可恠也凡售多者莫若布帛其  
次穀其次酒醬材木之利也積久而後可得也  
凡萬貨之行聚也有時散也有時有若天道也俯則  
拾仰則取一錢之出必也熟計而後用之如此或有



趨貧日損千金不墜其業者天下多其聚則貴王侯  
為之側席散則賤匹夫差与之爭萬家之都有長夜  
之娛十室之邑無百頃之富蓋以所殖寡而無所歸  
也多歸則多積少歸則少積無不有豪勢必不得平  
也多之極日輦天下之賄而不止少則專一鄉之蔽  
者必散不散不可聚巧者散之有餘拙者聚之不  
足鼎食之家或不厭食糟糠負擔之夫或光榮宗族  
以此故也

閩東貴趨時是以多暴富無賴少年雖賤業其屋可  
連棟也閩西多世業其善在固守洛勢之間尤纖蓄

不遷唯阪去洛十餘里其俗錯襍而海陸之所縮轂  
獨有閩以東之風猶稱豐臣氏之奢侈焉阪以南之  
豪大概造船通天下之衣食之多之地民憂之財  
乏奧羽之田當天下之半而財不足俗俚而難化越  
後似羽有泉漆爍之饒日夜歌呼而飲其貧者望之  
不似人越後西為加能越負海抱仙勢如金甌財用  
交子多賈人貴儉約也以服玩藥物出粥千里之外  
三越奧羽近極而寒冬月常居雪中行旅苦之時有  
凍死者富士之南為駿豆地暄貧者或不絮駿有十  
一港富國也西伊以西山陽地狹民多論財不顧骨



肉山陰貧而亦苦寒長崎以蠻物致富對馬以韓貨  
人參木綿極美豪華多詐偽薩出漆燭硫黃丹礬之  
屬多琉球之物其俗善鬪不畏死南海矜誇無信採  
海物為生凡物之美者洛織染紉組伎藝百工音聲  
南都墨紵尾濃之稻飛土信之林佐渡黃金秋田銅  
山陰之黑白山秋臘脂和江駿之茶紀肥之蕎南越  
濃長之陟厘上加之絹會津之燭、出于漆有漆則  
必有燭肥備陶器松前昆布奧北之駒鳥羽攝之酒  
醬木綿其餘牛馬舟車魚鹽毒藥無財役民無機而  
織無田而耕一鼓提巨億者徃、屬郡國因俗作則  
唯黃金官專其利在諸侯之地者僅与三之一耳作  
業工者美衣食而富不如農、富而不能大、者必  
有為也不如商之坐運籌策專其利而婚姻食饗興  
作非有商典之不行也其富有以也夫

樂則澤者多生一故之巧聖王治也謀集之兵也  
忠則善承教明憲二平大被上野兵于伊田河水  
之赤風雨至每有戰鬪之聲是寺其地居最處、  
至則其寺乃止惡底名寺曰大樹院為松安公子孫  
必有應此名者後有天竺者居大樹寺



肉山陰實而亦苦寒長嶺以蠻物致富對馬以雜貨  
人參木綿極美豪華多詐偽藩出赤燧硫黃丹礬之  
屬多飛球之物其俗善關不畏死南海各諸無信採  
海物為生凡物之美者必藏深淵則銀皮藥百工音聲  
南部墨時尾濃之稻雜土信之林佐渡黃金秋田銅  
山陰之恩向山取臘脂和江原之茶紀州之南越  
泊非林商販之不行海其富在嶺山去于港有漆則  
津高此不似商之坐對嘉樂其性而欲斷其繁興  
業上無美於身而身不毀數者其富而不知大之其富  
事黃金而事其財可謂富矣其富者謂其三身而無財

浮屠傳第五十二 門田六仙 風神卷七十七

愚底浴人也字勢譽親忠時居參西光寺謂親忠曰  
北條足利二氏不知撥亂反正之道資擾亂乘瘡痍  
為政天下以故不有一日安也願公救此民于流離  
饑寒之中使存焉而積念佛之功亡焉而受淨土之  
樂則浮屠多生一殺之巧聖王治亂誅暴之兵也親  
忠曰善承教明應二年大破上野兵于伊田河水為  
之赤風雨至每有戰鬪之聲建寺其地居愚底  
至則其聲乃止愚底名寺曰大樹院為松安公子孫  
必有應此名者後有天堂者居大樹寺



天室小田原人也字登譽自言力過六十人聞駿君  
義元伐尾死哭曰參公不活少頃笑曰參公歸明日  
參公至大樹寺從者十八人將自殺天室曰寺中有  
五十餘人驅農賈可得五百人戰不捷而死未遲駿  
十二城尾所憚公已今日休士明日攻大高攻大高  
不獲公求公所在聞公在焉率兵東嚮雖疾馳不半  
日不至是於修戟具有餘參公曰無險可據若何天  
室曰無險能攻乎作旗幟設疑兵布士衆如宿將之  
為也參公曰師先我死無道我者天室書旗以厭離  
穢土欣求淨土字問曰公何用戟為答曰小則啓疆

大則有天下何為欲有天下曰光揚先祖傳業子孫  
天室則曰如此亦賊已幸得天下猶飄風不崇朝也  
違身不能保安施其慶于後我夫君師之設非驅生  
民而保其欲也為禁其爭蘊其息也是以善為國者  
不為兵首教而不從而後刑之禮而不來而後伐之  
是謂以殺止殺矣願播唐虞之化願布淨土之樂是  
謂菩提心矣夫然故鬼神助之所向無敵且佛以信  
為教三軍之士知死必生樂土信生必受厚賞夫然  
故矢石不足恐溝池不足踰是八字之致也天室弟  
子祖同力敵八十人執公之轡公令之開門祖同曰



敵未可伐公姑待公拔刀斫關三而後開門尾兵不  
戰逃天室曰駿兵去何不早入據城參公曰得無太  
急乎且若無糧何天室曰城不可虛有若據之者大  
事去矣百姓待公久矣君入不憂無糧參公曰善明  
日率衆入圍崎百姓傾畜積奉之如天室之言後親  
馮徒起率十餘人伐之語公曰公必有天下我老矣  
而不逮見也天下大器也不可往取敬事大國以俟  
天下未與也公莫以我故封我弟子而驕之勿如我  
號謚而矜之但願与我教納此民于樂土後江戶有  
存應者

存應武州由木人也字慈昌參公卜居江戶未至城  
見僧說法者寺曰增名曰存應為名之美約為檀越  
慶長五年將誅三成過見存應曰佛以第十八  
願稱為願主適應公之姓公復安斯民應願主之願  
三成死天下盡歸參公是為神祖乃因存應之言建  
十八寺祈國之福存應曰若然餘法必衰餘法衰我  
宗亦衰上巳以喪祭命淨宗願以餘法祈國之福普  
山因薦天海見之天海年八十餘狀貌甚偉食傲豆  
壯者不如存應大驚責普山曰師其悔之天海果大  
幸神祖迨移居駿府受天召所謂血脈者存應聞之



如駿府神祖不見之使吏語曰不速歸彼海島存  
應曰貧道老矣不能疾趨遁刑率徒弟數百人如海  
上神祖自樓上望見思其前之言召之存應索天海  
所上之記焚之會阪之事起存應請問曰往必居婦  
人于軍中為之泣言阪主婦人親多城中人也必洩  
之其所親而後令木願寺請和々々則所欲乎阪可  
得也存應得于上多此類也其徒倚勢犯法吏常容  
匿上特尊之罷大德寺國師以存應代之後有僧隨  
者為聖僧居下谷寬永中命如長崎化耶蘓徒教之  
念佛有祐天者自飯沼移主增上寺為衆所歸

清康時有禪僧摸外清康召摸外曰我夢握是字何  
祥摸外賀曰夫是於文為日下人也日下人在君之  
手吉孰大為三轉為象非君之身在君之孫也清康  
大悅約為檀越為大樹寺所阻而止建院居焉号曰  
龍海

崇傳南禪寺僧也字以心慶長十七年命与京兆尹  
主天下僧尼秀賴令僧清韓造鐘銘崇傳曰葉上釋  
迦葉中釋迦互為主伴言豐臣氏復有天下也國家  
安康言無上則國安也其言之之意不可勝說大逆  
無道神祖以為然令知政事正純禱治秀賴遂不能



自明死是時前大納言日野輝資致仕居駿府与崇  
傳撰古礼儀式大購古書崇傳往来二都無定居出  
典賛謁入預謀議用事比權臣大宗立以其曾事駿  
侯惡之然不忍罪之崇傳知之以憂死  
天海會津人也或曰大將軍義澄妾芦名氏義澄薨  
歸會津生天海云幼不食酒肉聰敏有異于人也天  
文中如厭山為僧博究百家之言歸則會芦名氏亡  
逃之江戸崎神祖用普山之言見天海共語大悅為  
權僧正狩川越為規地益喜多院轉為少僧正語天  
海曰吾聞葬鎌足于阿威一年遷多武吾死葬父能

一年遷日光使天海言之德祖至孝幸于神祖者無  
不用其言迨厭代崇傳与知政事正純薦吉田宗源  
典葬埋之事天海曰非遺命傳曰唯一之法咸依豐  
國之儀豈曰非遺命海曰山王一實習合神道也特  
用唯一非遺命矣且亡國之事何足法也上不憚曰  
神祖因貴佞使板倉重昌林永喜之京師賜以習合  
記是以光陵之議起拜海為日光座主命如京師先  
驅將送之遷大僧正以上野侯第為寺居海為号曰  
寬永寺使親主守澄為弟子事海大宗益敬海使祈  
嗣海言壇上有帛書曰福德知慧之男其夜夢見神



祖抱鶴雛与海使侍伺者侍中中根正盛報上曰子  
速往烏世子已生正盛途遇中使曰世子生於是上  
大駭謂左右曰我視師如視神祖寬永二十年海年  
百三十三死使侍中正細葬之日光初大父保忠隣  
聚畏正純無敢言者海侍上極言其寃雖不用奉朝  
稱之神祖疾左右語以生平所好鷹犬駿馬猿舞等  
咸不應海曰自古明王預知其終以後事為慮勿為  
此等語神祖竟不起如海之言又見神祖常言嫡庶  
無分其言益氣力米食之類如皇主與庶子曰宗  
宗彭出石人也十歲為淨宗之僧非其好也三年受

禪于宗鏡寺長游江洛之間傭書為食濯衣裸待其  
晞其父好音每省之歌以適其意慶長中衆知其有  
德主大德寺秀頼召之不往好遊名寺所往乞食不  
煩主人或以菜根食之或譏之不出窠曰宗彭笑而  
不逆寬永初崇傳言大德妙心賜紫不請江都背神  
祖之法上乃改之不受因宗彭上山赦歸出石是時  
柳生宗雄言上學劍者當靜心、、當問識者上問  
當世誰為識者曰以臣所識莫若宗彭上乃召宗彭  
居呂川之上復二寺賜紫加宗彭国師宗彭曰二祖  
徹翁号不称德貪道得以身之罷位反加二祖学孰



大烏天子許之宗彭病語弟子曰古人多作偈示後  
如我杜口而去耳使人画圓已下點于其中曰欲觀  
我者見此画死使埋之中路上後至烏置一石于其  
上

素心春姬兄之子也加賀卿小松守前田直知娶為  
妻直知死適會津卿町野幸和生女其女嫁岡善右  
生振姬父之以幸和死為尼有禪機与宗彭齊名上  
見之振姬之房築寺居焉号为濟松

了然武田晴信曾孫也父曰蒼山内記德祖之納女  
為女御了然預選元少御女御為后崩了然歸居江

都為武田壽菴妻生二子了然雅有出家之志為壽  
庵買妾去見鏡牛請為弟子了然雖有子容色猶盛  
鏡牛見之曰是法魔也使弟子出之門了然即至白  
鷗々々又不受了然將歸過市中有銅斗盛火了然  
借見之覆火自煎其面一市大驚遂為白鷗弟子莫  
能及之者白鷗木庵弟子也

隆光河邊氏字榮春小泉人也以祈禳出入本庄氏  
家其家有女子是為桂夫人生憲宗使隆光榮星有  
驗命赤石侯造寺城北居隆光為大僧正領筑波徒  
兼僧錄司隆光承問言曰方今天下無事所畏四體



耳上生于丙戌年戌為犬令犬無折傷天損則生之  
體自然安又求嗣之法莫急於愛生物上後是多忌  
諱下命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慈仁之性也  
而其為生之物則一耳今食其肉藉其皮以為當然  
甚無謂也縱不能悉斷勿妄折傷天殺吏於是廢  
格治之有仇誣告報其怨用刑深刻以冀止之一犬  
之禍或至數百人延燒及家則棄子抱犬病則藉食  
飲藥有犬醫治之死則告有司左右郎中官多素食  
媚于上蜈蚣蜥蜴之類籠出之野附之有人放之有  
所野獸傷亦不得殺之天下為之騷然奉真言教者

小池智積二僧正新福圓福金勝弥勒稱為七坊有  
勢無不畏之初土以明信主嫁絕世子民間言隆光  
為紀世子蠱甲疾以故父病以欲使絕世子得  
嗣明信主聞之不食而死甲疾病已為世子憲宗厭  
代世子立是為文宗隆光恐得罪去歸和州德宗時  
死

兩本願寺光壽字教如親齋十二世孫也姓藤氏親  
齋受淨土教于慈鎮以為與眾同欲而後可教眾通  
九條兼實女生子男女各一人自名其教曰真宗其  
弟子咸娶婦食肉男後居一身田今有其子孫女通



侍從高藤生二男子居六條道場与法光寺為光壽  
父光佐字顯如戰姊川之年信長攻野田福島不拔  
欲移本願寺城其地光佐不可舉兵拒信長戰五年  
糧竭藝人村上景廣与糴光佐破九鬼嘉隆于海口  
娶朝倉義景女為光壽婦与共攻信長天正八年信  
長已敗殺義景北地盡平天子乃詔信長光佐解兵  
光佐謂其下曰信長不可信也出城逢敵噬臍無及  
使光壽守大阪聞我至襍賀乃去光壽聞光佐至襍  
賀去矣如若山十年信長子信孝軍于岸曲号曰伐  
四州俄日光佐前留光壽于阪奉天子之命不遂行

不可不行謀南襲襍賀會信長被弒引兵歸大阪於  
是光佐益安文祿元年光佐死光壽立朝秀吉于名  
古屋光壽有二弟佐超字顯尊居興正寺光照字准  
如居本行寺咸異母準如母善事淀夫人陽稱光佐  
与準如書属後事准如宜嗣秀吉信之令光壽致仕  
其下大謀曰光佐令光照居本行寺何得遺書為後  
此必有菴欲舉兵作乱光壽止之曰兄去弟居衆何  
患光壽有茶壺甚愛之於是獨抱茶壺行參公賢之  
屢首与語使信雄為秀吉言秀吉高其義善遇之慶  
長五年光壽光照將之江戶三成使人追止之光照



乃還光壽同德參公往見參公參公悅曰師果賢也  
典參以東寺事平立為門跡使其歸阪三成欲誅之  
秀信止之三成死其黨慧瓊匿于六條端坊參公者  
佐光照者下間賴兼塔也而夫妻誅死光照恐使  
獻遺于上棄諸門庭之間無敢通者上欲遂黜光照  
正信曰不可上獨不見其父居阪以織田氏之衆攻  
之不克今專屬諸光壽後世未必如光壽其勢難制  
也兄弟兩存之便臣光壽擅越不以私廢公上乃立  
光壽為東門跡与槍兵五十光壽辞邑曰貧道得此  
為過矣復望其它光壽子宜如善事春姬數朝適上

之旨光照為西門跡並建寺江都使其徒從其所欲  
屬為東西益結怨享保中嗣絕以姬路本德寺探譽  
弟證譽為後證譽好騎馬使刀槍其下化之裸妓女  
涿水不為者殺之左右奴婢少忤乃死寬保三年二  
條氏曰我典本願寺不言罹咎言使致仕從其与為  
惡者于海島是年兄探譽与姬路侯會獵畧民婦女  
以罪

史臣曰戰國之時天下無讀書者讀書者浮屠耳使  
我生其時亦將從之学且愚底天室之有益于參雖  
古名儒何以加焉彼預人家事与擁衆屈疆其徒耻



言之何足論哉何足論哉  
卷七十八  
酒井忠尚者氏忠弟也氏忠將死屬孤忠次治其衆  
既多取其邑是以叔姬不相善又諧酒井正親石川  
清兼竊權專國納言怒而數之二子陽為不知待之  
如故忠尚愧不出稱病篤遂与松平清定入上野以  
叛納言攻清定降之叙忠尚守上野天文十七年參  
駿破尾于小豆阪忠尚不出聞尾破乃来国入始大  
惡之永祿三年從攻丸根遂從駿君入桶狭駿君死  
忠尚逃歸因是尾益強求平于參忠尚子質于駿恐  
殺其子止之曰立大國之間者而不絕其交夫人世

反者傳第五十一  
卷七十八  
酒井忠尚者氏忠弟也氏忠將死屬孤忠次治其衆  
既多取其邑是以叔姬不相善又諧酒井正親石川  
清兼竊權專國納言怒而數之二子陽為不知待之  
如故忠尚愧不出稱病篤遂与松平清定入上野以  
叛納言攻清定降之叙忠尚守上野天文十七年參  
駿破尾于小豆阪忠尚不出聞尾破乃来国入始大  
惡之永祿三年從攻丸根遂從駿君入桶狭駿君死  
忠尚逃歸因是尾益強求平于參忠尚子質于駿恐  
殺其子止之曰立大國之間者而不絕其交夫人世



子在駿願公勿如尾如尾天下不信參質子參公曰  
謀國者不謀妻子願為國攻圖忠尚变色曰臣寔  
為國豈為私計因謝趨出鳥居元忠等請殺之公上  
之曰彼其言善必不反忠尚亦稱病不出親齋徒起  
忠尚發兵應之戰不克降一年謀叛集兵忠次廣孝  
伐之衆潰奔駿山餘衆逃去平青武人土裡以  
大賀弥四奴也捷給善吏事稍遷代官典北地三士  
四鄉所言無不聞權勢比列將以詐偽得人心相  
結羅蔽耳目有得賞者則曰我為之請矣罰則曰因  
我免死是以雖士人多歸之是時參方有甲之憂恒

常居濱松因崎兵二百餘世子信康居守弥自以為  
罪多恐及誅与小谷甚左倉地平左山田重英謀賣  
國于甲曰不得近藤壹岐不成語壹岐曰予曰公与  
子田也子知之乎壹岐雅馴直愧為弥薦還其田公  
使吏詰弥曰事急不可不祭甲攻其外我從中起  
誰能拒我諸將從公者聞妻子為虜去公來此公失  
諸將疾走歸尾要擊之必克天正三年四月甲兵至  
參重英於是悔為弥所誘見世子悉告弥謀世子乃  
使左右適重英家聞与弥語世子信之縛弥送濱松  
遣使者斬倉地小谷洵逸初弥妻諫弥罵曰使汝為



參夫人猶何言妻泣曰是豈為人臣者之為乎於是  
子女同磔于岡崎埋弥出其首割竹置其側使觀者  
加諸其頸三日死參公乃起兵破甲于長篠甲從是  
衰  
伯耆守石川數正者日向守家成兄子也初与大夫  
保忠俊謀納贈納言後從參公居駿宮崎既參公歸  
尾因數正求平于參數正高力清長會尾將林通勝  
瀧川一益于鳴海正二州之疆約束已定從公適清  
洲數正以為参与尾平駿輕辱夫人世子無參人死  
之參之耻也獨亡之駿是年參破西郡虜鷄殿氏長

氏長駿君太愛之數正乃說駿君歸夫人世子于參  
求氏長駿君從之是時參駿甲尾咸稱數正之義親  
奮徒起數戰折其銳賊平賜食吉良參公滅駿封家  
成于掛川使數正代家成將州西之衆妙川之戰參  
兵少退數正破敵河中敵竟大敗御方原之敗數正  
還擊敗敵是以不敢逼甲君入遠州參公兵四千  
陣于小天龍西當其鋒數正等將三千在其南欲待  
其合伐之甲君乃退甲君圍長篠使求救于尾与尾  
君至大敗甲于長篠南從攻小山從取木于田中擊  
破持舟之兵甲兵至二山數正康高諫曰甲雖老猶



足遺毒于人皆數城當強甲為公危之參公曰善以  
數正為殿却軍明年又刈田中之麥擊破持舟兵攻  
藤枝功多拔高天神斬首四十級從定駿甲從如安  
土尾君親執食餉數正及酒井忠次遂從如大坂會  
尾君被弒而友遂從入甲相君從參兵十餘里數正  
整兵當之相君不能進請平而去迨秀吉破泚田勝  
家使數正賀以馬成瀨藤八為輔行歸言數正伐以  
已馬獻之數正聞之見公本多正信曰藤八亡使人  
捕殺之數正知其言之不信而悅秀吉厚待已父之  
為尾攻星崎秀吉餽諸將以利皆封而見之數正獨

無秀吉如長湫本多忠勝欲攻其壁數正止之公以  
是疑數正又使之秀吉還為岡崎留守請問曰秀吉  
之地半于天下請平于公之威已伸矣夫參者北  
有越東有相莫不受敵請早許之平公疾揚秀吉之  
美不聽使以秀唐如阪因留子康勝待之數正益不  
平又聞秀吉欲殺參質子恐害康勝明年奉室出奔  
欲如高野秀吉畱之許以十萬石至則不与之或書  
門嘲之益不得志杜門不出天正十八年秀吉伐小  
田原以數正見參公小田原平封松本十二萬石阪  
出雲守死子康長嗣小子康勝前侍秀康者分食二



万石三成將作難使數正弟掃部頭賴明焚館蜂屋  
親周見其踰墻捕送之獄後三成出為將三成敗降  
脇阪安治求免死不得自殺死康長從世子破伊勢  
山攻冠者嶺不克世子引兵西留康長松本後以女  
嫁大父保長安子雲十郎因与長安錢通作姦事覺  
從豐後国除康勝坐兄失侯入阪死  
小笠原長忠小笠原長清後也事駿居高天神事屢  
臣三浦義鎮莫所不至駿亡義鎮走歸高天神長忠  
數其罪殺之參公令其族康元召之長忠是時將獻  
質子于甲軍逢康元亦俱往岡崎使之守曾我山從

軍數有功天正二年甲君攻高天神參尾會兵救之  
未至甲君賂長忠鸚鵡栖万貫之地降之而從之鸚  
鵡栖不与地甲亡奔相亡捕戮之

大父保長安甲人也本姓大藏世業猿舞勝賴時亡  
之參知大父保忠隣好猿舞出入其家奴事之衆間  
言伐甲之說獨偶用其策破甲忠隣愛之薦諸參公  
、未見之如日下部宗好家見長安造浴室奇其  
材台使奏伎因稍親幸迨遷江戶公從容謂左右曰  
国君常憂匱財地廣用隨多取諸民則民苦竟無豐  
贍之日長安越次對曰有術于此不取于民不奪于



人君臣日用之不竭可乎公驚曰何日觀天下可採  
于山者閔以東尤豐利金銀銅錢之屬無地不出焉  
有司主計者以為採之不必于獲、不贖其費雖採  
中廢作事如此未見其利臣願得為使從事假歲月  
責之成府庫之財不可勝用公何愛一時之勞不興  
万世之利公乃登為士人集礦徒屬之長安從是內  
而有積倉外而有餼糧以戰則捷以居則威叱名古  
屋城伏見往來千里之外財不窮終破三成于閔原  
上以為能使其蒙大父保氏并為石見守封滝山三  
万石居理官之列從知政事正純造東大寺及從京

兆尹城京師布馭亭于天下於是佐石豆出金歲數  
千万其它有金銀銅錢之處咸領之用事日尊貴長  
安本出襍類不知忠厚謙損之道視三州如米邑恃  
寵陵折入縱屬吏為茲致賂累巨萬家多金銀器又  
歲二如佐渡以道于越使採越之事歸報小事使專  
決之越相花井遠江使長安子長次仕于越妻以少  
女因緣為茲欺越侯、始委國于二子甚尊重賈人  
恃賂輕辱士人有片柳重景者訴不克大罵長安長  
安謂侯曰臣者奉使命者也罵使者當誅侯心知重  
景寃不聽長安宣言侯輕上奉使大臣下敬以聞得



得罪侯及与左右謀誅長安遠江諫之乃止又偽為  
侯之書謝長安悅之慶長十四年為使正越後美濃  
之田十八年病中風上使醫賜藥不起先令造金棺  
歸葬于甲分財婢妾長安子藤十郎与家長曰先君  
典天下之財不上計不若上計而後相與也姬乃使  
人上書言之上曰藤十郎父死背其命不孝下吏治  
之邪謀盡露故甲君孫顯了居甲長延寺受親鸞氏  
之教長安与之謀反造譜牒旌旗帷幕与之如全甲  
時伯耆侯尚主而死大夫寄藤半右川毛備後中村  
伊豆与主傳賴殿氏長謀名他人子請嗣侯上悟其

偽使吏滅其国封府庫歸之長安以受私之松本  
侯多墾田長安掩匿不以聞於是子七人坐大逆誅  
顯了父子徙海島氏長及前奉使者弓削多正吉父  
具正俊除名伯耆三大夫繫獄其餘坐誅者甚多知  
政事忠隣德是失上之意

越前守岡貞綱故備前侯卿也父豊前与長船越中  
助浮田直家取美備二州直家者秀家父也越中將  
死知子紀伊不肖謂秀家曰願勿使臣之子預政臣  
之子不肖秀家曰諾秀吉之伐毛利氏貞綱諫秀家  
背毛利氏初赤松氏有備絕無後岡阪崎戶川花房



推直家為主四臣是以專政食膏腴之地以公之衆  
治道路橋梁國貧家富紀伊言正四邑之界勿役衆  
四臣怨之秀家以紀伊為能委之政石田三成知紀  
伊專備政能移君之意厚結謀為亂許有備美紀伊  
漸樹其黨拔中村刑部于小吏掌內事比周窺知君  
之所欲為也誣四臣罪欲誅之會病死刑部乃欲自  
為絕伊所為譖四臣鳩紀伊四臣相與謀曰不殺刑  
部國不治刑部聞之亡以激秀家○怒欲誅四臣  
○以兵自守秀家不能制告諸神祖○囚浮田  
貞成戶川遠安于前田玄以囚貞綱及花房正成于

增田長盛以安浮田氏貞成者秀家從昆弟也慶長  
五年四臣從伐會津之軍神祖意四臣通謀秀家將  
執之既從戰關原神祖破秀家等封貞成于津和野  
三万石貞綱邑万石而二子後皆反誅貞成為人不  
仁也嘗又留藝侯使者○恐誅君必救之貞成乃  
與使者詣藝侯果怒將斬之貞成竟為不言使者害  
自言其狀藝侯歎使者謝絕貞成又殺從子左門許  
字和侯宮崎侯匿舍亡人使失封皆誅之夫也十七  
年逐奉耶蘓者捕原主水斷指燒額使佩栲曰養之  
者有刑貞綱仇詣吏言貞綱子平内匿主水驗之平



內實匿主水上乃放平內于遠乙卯貞綱妻之父明  
石全登勸貞綱反未發事露七月賜貞綱死斬平內  
是時傅姆欲奉主亡淀夫人挾之為質火起親持其  
袂傅姆乃佯驚左右走且哭且呼夫人以為秀賴死  
棄主往視傅姆乃貞主出走神祖之陣掘內氏席貞  
以授貞成之冒火免主神祖喜曰不意見汝者  
貞成之妻也益貞成邑為二万石主過桑名見本多  
忠刻悅之大望曰嫁與貞成不若棄諸阪竟不冝嫁  
神祖屢讓之後德祖許嫁忠刻貞成謀奪主殺之上  
聞曰之使者前後十餘輩不出發兵圍之恐其下反

之飲酒于庫家丞遠藤某延圍兵入斬其首罷兵誅  
遠藤

由比正雪駿洙布者子也好讀書至秀吉起自布衣  
定天下心以為可成矣江都人捕不傳者仇正雪師  
正雪不知事之甚謹迨不傳殺師亡正雪大駭以為  
事師之仇不義也然非不傳天下無師事之者發已  
死衣以已衣剝面屠腸如自殺者迨不傳如江都不  
傳亦愛其才盡与其譜牒及兵者死因竟自言捕延  
尉後又受占候法卜晴雨吉凶必驗為大言好欺人  
大宗厭代嚴宗冲幼在位流言起人心不安正雪以



為已智足動天下語弟子曰予夢見廷尉教使鑿某地弟子信之如言得石函于古松樹下其中有楠家帷幕旌旗弟子傳相語為神竟与丸橋成純吉田初右僧廓然等數十人謀反熊谷三郎加藤市石如京師挾天子徵兵西州今井半兵燒阪逐阪守已与佐原十兵如駿因又野之糧而取府城成純塞玉川燒江都火藥司瓦原十郎燔硝庫紛乱相失燈画葵葉偽為紀侯造朝又稱先驅將初鹿傳石操上之楓山南走呂川櫻井右衛福島傳四以正雪造紙銃伐追騎使敢死士遮刺列侯列將入衛于宮者成純劫上

過函関還歸与道灌山賊夾擊不從者正雪披上令天下雖不濟不失割據之業也部署已定正雪稱紀使出関初不傳託二子于奥村八郎三郎兄曰權兵事知政事信綱八郎因与共謀反既悔告其兄權兵成純借金田代又左與責之成純曰待之十餘日不憂不富貴何止十倍之利又造刀槍弓矢不給直語弓工如語又左其徒亦漸語泄二人詣江都令告變江都令部吏捕獲磔三十人斬四十人駒井右京如駿捕正雪佯捕也人有創駿府令逆旅注客名狀宮衛將与三春侯圖正雪必見其有創不正



雪知事露大息曰成純禍人燒陰謀書出見吏曰紀  
侯使者不可受辱道路願詣府更衣為病呼輿夫作  
書遺使者與其徒十餘人自殺死正雪書稱大老忠  
勝為民之患臣欲興兵誅之事成歸死司寇非敢圖  
富貴於是世傳正雪死後尚猶欺人其黨熊谷今井  
自殺吉田加藤就擒賜與村兄弟田代又左弓工邑  
有差反者盡誅大老忠勝見紀侯曰反者稱為紀使  
者而持紀侯蠱書吏驗之信臣以為侯欲為非豈因  
一男子哉是必左右郎中竊印紀侯未應郎中進自  
殺以告事解其明年有戶次庄左事皆立迎於此今

莊初事大野侯直良嚴宗初去如江都有石橋源右  
者以善兵法事福山侯誅平氏錄其說竒譎莊師事  
之問亂天下之術三問三不應其終不得已乃曰不  
若放火疑諸侯莊悅告欲用其術源大驚止之承應  
元年列侯獻銀祭淺妃是時天火不雨風大起庄謀  
燒廟取其銀伏兵射殺大臣救火者以觀天下之變  
其黨長崎刑部告諸知政事信綱江都令部吏往捕  
盡獲源不服曰臣止反者非反者吏將執之知政事  
忠秋曰止之不告以觀成敗其心不可不誅與莊等  
十一人同磔于品川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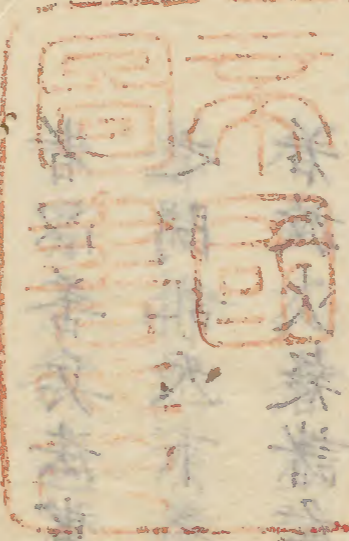
史臣曰蠹木生之而木為之蝕邪臣因養之而國為

之殘是故臣之職其志在乎常報其君而後國重其

義身令其終德川氏之御天下有德必酬無德不較

之服而容之寬亦至矣反覆子雖不閑成敗

是觀其所以待之作反者傳



其所以待之也



